

最美不过，凭一双素手

劈开那红尘

素手

伊北 著

红尘

漓江出版社

素手红尘

伊北
著

漓江出版社
桂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素手红尘/伊北 著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16.6

ISBN 978-7-5407-7816-3

I. ①素… II. ①伊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94275 号

出版统筹:吴晓妮

责任编辑:李映儒

责任营销:景迷霞

封面设计:李诗彤

内文排版:钟 玲

出版人:刘迪才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2

网址: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021-55087201-833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

(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:276017)

开本:960mm×690mm 1/16

印张:28.25 字数:350 千字

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39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。

(电话:0539-2925888)

目 录

第一部 山有木兮木有枝 1

第二部 空有人心半遮面 157

第三部 三生烟火乱云妆 311

第一部
山有木兮木有枝



太阳落尽了就掌灯。

六安城虽不大，但尚家还是赶新潮用上了“洋灯”，整个大厅被罗光照得通明，屋子当中一只八仙桌，十来个男人坐着，菜吃到半中间，酒却一直没停，几个士绅轮番站起来敬，主座的东道面色酡红，站起来身子明显有些晃，但他还是笑语盈盈，一杯接着一杯。

因为是秋天，背面沿窗摆着一行黄色蟹爪菊，一个小女孩站在旁边，约莫十一二岁，个子超半人高，梳辫子，身着素色对襟连衫，口里念念有词，揪着菊花瓣数数。她只是觉得有些闷，这酒已经喝了不短时间长了，阿爸没得空跟她说一句话，还有新学的诗，李商隐的，她早背熟了，等着阿爸问课。

“阿妈让你不要揪了，客人在，不好。”一个比她高一些的开了脸的少妇，走过来对揪菊瓣的女孩说。小一些的女孩一转头，瞪了她姐姐一眼，扭过头，继续玩自己的，她心想，你管我做什么。

尚大人五十九岁，光绪三年中丁丑科进士，选翰林，散馆之后，历任国史馆协修、玉牒馆纂修、河南学政等职，为人素来清刚，卸任之后，他没有选择“衣锦还乡”——回安徽凤城定居，而是搬迁至小城六安以为栖身之所，颐养天年。

尚大人一生爱书、好书，扩建新宅，他特地建了藏书室“长恩精舍”，来存储他的万卷藏书。没想到宅院一建三年才落成，建成逢秋，又赶上尚大人五十九岁寿诞，民间做寿讲究“过九不过十”，尚家索性把“乔迁”和“做寿”两喜并作一喜，连着做一做，热闹热闹，附近的官

绅也都还凑趣，忙不迭地跑来恭贺，一聚聚到暮色深垂还未散场。

又一个人站起来敬酒，尚大人二话没说，一仰脖子喝了，人却差点没站稳，站在旁边的尚夫人连忙扶住。

尚夫人一身雪青棉衫，上面绣着银竹，衫子谈不上掐腰，但还是隐约看得出身材，她朝后梳着发髻，是晚清寻常的类型，但衬着她被灯光暖红的鹅蛋脸，格外利落精神。

尚夫人罗氏，父亲是举人，哥哥有五品功名，她幼承庭训，能诗会文。尚大人的原配夫人去世后，罗氏嫁入尚家，一连气生了四个女儿，分别取名静安、静之、静若、静素。好在原配留了两子，延续香灯，罗氏生子压力略微减小，可没承想几年之间，尚家长子因逃学受师长责怪，一赌气寻了短见，年仅十九；二子则在长子去世后四年，不幸因病夭亡。尚大人膝下只剩四女承欢，尽管个个聪明伶俐，尤其三女儿静若，最是冰雪，聊能慰藉，但连丧两子，对尚大人来说，究竟有些落寞。

按说男人们谈笑，女人家不能露面，但这天特殊，一来喜庆，二来尚夫人也怕佣人照顾不周。“老爷，差不多了。”罗氏两手捧着尚大人的胳膊，眉头微皱。“不打紧……”尚大人脑袋晃了一圈，很有些夫子气。

摘菊瓣的小女孩穿堂跑过去，几个大人喜欢，招招手让她过来，女孩不听，继续跑，跑到当门口，只听到尚大人朗声道：“静若！要懂礼数！”

听了父亲的教训，小女孩低着头磨磨蹭蹭走过来了。罗氏走过去牵着她，弯下身子在她耳朵边说了几句，小女孩立刻喜笑颜开。

一位戴皮帽的士绅笑着对四周道：“都说尚大人的三千金聪慧非常，五岁时，大人随口一说‘春风吹杨柳’，静若姑娘就能对出‘秋雨打梧桐’，七岁能画山水；如今将近金钗之年，想必又有精进，在下斗胆出一联，我看静若姑娘爱菊，就出一个‘菊色风霜相对冷’。”

小女孩仰着脸，一双眼睛对着光，又明又亮。这有什么难的，她在

心里暗笑,随即像炫技似的,几乎脱口而出:“月光秋水一时清。”众人先是呆了,有的就那么举着筷子,有的端着杯子,石化了似的,小女孩两只手拽住自己的小辫子,往下拉,很有种天真。

突然有个人叫了声好,一桌子宾客都开始恭喜起尚老爷来。“虎父无犬女啊!”一位宾客双手抱拳,尚老爷一脸红光,点头,大笑。小女孩就站在红光里,瞪着眼睛收住一切光景。

“听说尚大人的四位千金里,还有一位会舞剑。”一位宾客道。饭桌上立刻炸了锅,说会舞剑真是不寻常,尚家真要出花木兰了。说着就要尚老爷请出二小姐,尚老爷有些为难,大家又央求尚夫人。

尚夫人道:“女子本不应抛头露面,小女拙技,哪敢在众位大人面前班门弄斧。”众人还是不依,一个劲儿央求,尚夫人弄得面瓢,只好对在一旁伺立的大一些的少妇说:“静安,看看你妹妹在做什么。”尚静安“哦”了一声,低头走了。

尚静安刚出嫁,她是四姐妹里脾气最和顺的,十六嫁人,已经不算年早,好在她嫁得不远,夫家也是凤城的望族,姓江,结婚后夫家出钱给江公子捐了个小官,尚静安随夫赴任,在省城落脚。这一阵丈夫去京城办事,她闲着无趣,便回娘家凑凑热闹。尚静安是小脚,走起路来,一晃一晃,但好在园子不算大,没过多久,迎门便见一个穿靴子、戴着瓜皮帽的俊俏后生大步走了来,脚还没落稳,便大喊:“谁要舞剑!”宾客们又被震了,左右没人接话。尚夫人微微皱眉,嗔道:“静之,你又乱蹿,要懂礼数。”

怀静之的时候尚夫人的肚子尖,都说是男孩,尚老爷一高兴,就给取“之”字为名,真等生下来,失望归失望,但名字就那么顺着叫了。结果静之一路长起来,真有男孩样,读书识字,下棋舞剑,尚夫人急得想改都改不过来,只好顺着。

尚夫人愁她的婚事。

静之一踏步上前,抽出墙壁上挂着的那把剑,剑不长,也就比匕首

长那么一点，更像一把尺子，但拔出来那一瞬间，还是能够听见剑身与剑鞘摩擦的“嗖”的利声。

“慢点！”尚夫人喊。

一众男客多半是文人骚客，剑光乱飞，个个吓得朝后退了半步。静之舞得浑身是影，白亮亮，似有一条白蛇围着她打转。尚夫人挨着尚老爷，狠劲抿着嘴。静安早躲进厢房去了。静若拽着妹妹静素的手，就杵在两盆黄菊旁。

静之一边舞一边念，声调拉得长长的，“诗酒剑气长，女子亦刚强，谁念钟声远，来年走四方”，剑头翻飞，在灯光映照下，仿若银蛇穿山，吟到最后一个字，蛇头突然掉转，直指桌沿的酒杯，书生文弱，冷不防剑光射来，唬得一片哗然。尚老爷捋着下巴上的几络胡子，背朝后仰，甚是得意。为什么不呢？虽然无子，但几个女儿却是各有千秋，文的武的，样样来得。

“好！”尚老爷压着嗓子带头叫了一声，再次举杯对灯，众人这才定下神来，跟着一阵狂饮。尚夫人见今晚暂劝不住，有意无意地，她也不想劝，老爷心里的苦，只有她知道。大环境这样，尚老爷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，有心无力，这才退居小城，饮酒读诗，偶尔放浪形骸，她权当是帮丈夫排忧解难。静安回屋了，尚夫人叫上静之、静若，抱着静素，退了下去，酒桌上只留两个小子两个老妈子候着。

月过中天，厅堂的酒还没散，女眷们梳洗完毕，吹灯就寝。静素小，还需尚夫人带着睡；静安出嫁，带着丫头回娘家，自然单住一间；静若跟静之挤一个屋。夜像沉在墨里，静若坐在床头用细细草棍拨灯火，静之摘掉帽子，脱掉靴子，一骨碌爬上床，两只脚凉飕飕，直朝静若身上杵，惊得静若在被子里一阵乱踢，一边笑一边说：“还这样，不信以后你到了婆家也这样。”

静之一脸严肃，灯火在她脸上晃来晃去：“什么婆家娘家，没这打算。”

静若翻身坐起来：“不由得你不打算，娘都安排好了，就是我们在凤城的同乡，江家的三少爷，隔了年就要送你过门。”静若也不想姐姐那么快出嫁，但她偏要故意打趣一下，她喜欢姐姐身上这股子“憨劲”。

静之把被子一掀，一个鲤鱼打挺钻进了被里。

静若也倒头躺下，姊妹俩肩并肩，酒宴声穿过回廊传来，薄薄的，是夜戏的背景，尽管天气渐冷，窗外墙根下还是会有那种小虫叫，像是求偶，可惜不是时候，但还是叫得人心痒痒。

“有没有想过离开这里？”静之直挺挺躺着，眼睛睁得亮亮的，“这几年日本侵略山东，袁世凯称帝又死了，张勋复辟年年不太平，我看只有孙文是为民的，我们也应该去做更大的功业。”

“更大的功业？”静若转过身，面朝姐姐，她看见姐姐坚毅的脸部轮廓，满目茫然。离开，她从未想过，她从来都以为日子可以一直这样下去，有一个父亲，一个母亲，两个姐姐，一个妹妹。可这一切在姐姐出嫁那天就被破坏了，那感觉好像仙境遭到了外敌的侵蚀，一点一点褪去了光彩，她甚至觉得自己也是那么岌岌可危。可阿妈又说，嫁人，是每个女子的必经之路，好不好，全看造化。静若迷惑。

“哪怕去学秋瑾，也是轰轰烈烈一场。”静之激动地坐了起来。静若没回应，静之又躺下了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窗外一阵叫喊。静之睡得不沉，猛一睁眼，迅速跳起，推了推静若，自己胡乱披了外衣，趿拉着绣鞋便冲了出去。静若坐起来，揉揉眼睛，她的心缩了一下，本能地觉得不妙，姐姐一溜烟不见了，外面声音愈发大了，是家里的丫环小翠在嘶喊。静若连忙穿好衣服，小跑出去。

厅房里，尚老爷歪坐在菊花盆旁边的地上，闭着眼，嘴巴似乎也有些不似平常，朝右边歪。几个丫环哭着，叫老爷，小厮立在旁边，不发一言。一个老妈子有经验，大嚷着说不能让他倒了，扶起来扶起来。静之连忙架起父亲，放进太师椅，可尚老爷半昏半迷，压根儿坐不住，

静之只好两手插在他胳膊窝下扶着。静若跑进来，连声问：“阿爸怎么了？阿爸怎么了？”无人应答，她就这么缩缩站着，像风雨中的一只雀儿。

客人也慌了，有连忙撇清关系的：“尚兄不知道怎么的，我们饮着饮着酒，他一声大笑，就倒下了。”

老妈子说：“许是痰闭。”

尚夫人夺门进来，头发随意挽着，但却不乱，胸口却起伏得厉害：“几时犯的？”

一位客人说：“将将倒下。”

尚夫人转头对老妈子说：“快，把书房下面第三个盒子里的苏合香丸拿来。”老妈子得令连忙下去取。大女儿静安蹲在父亲腿旁边，只是哭。静之在尚大人身后，还是扶着，微微皱眉。静若拉着静素在一边，手脚都不知往哪里摆。

没多久，老妈子来了，拿着一只罗缎面锦盒，尚夫人亲手打开，取出一颗山楂大小的水蜜丸，掰碎了，就着水，往尚大人嘴里送。一送一吐，来回好几次，才终于吞进去。

尚夫人叹了一口气，尚老爷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这种状况，多少年前在山西的时候就曾厥过一次，在老家凤城也昏迷过，郎中曾说这种头疼病，事不过三，一定不能大喜大悲纵情纵欲，尚夫人直为自己容许丈夫喝一夜酒后悔。

但她还是面带笑容，转过脸朝客人们道：“众位，不远送了。”

出了这档子事，几个客人酒早醒了大半，巴不得赶紧走，免得惹事到自己身上，忙不迭地作揖走了。剩下一家子人在厅堂里。

洋灯还在亮，滋滋响，屋子里似乎分外冷寂。

静若想说点什么，却不知道从何开口，倒是站在她身边的静素不懂事，无知无畏，歪着头问：“爹爹睡着了吗？”

尚大人当然没睡着，他只是昏迷不醒，三天三夜，尚夫人守在丈夫

身边，老夫少妻，他娶她回家，或许早想到了养老送终这一层，但估计他想不到会这么快。

卧房里，一股暖香，四个女儿站在床边，尚夫人一脸愁闷，一勺一勺在给尚老爷喂汤药。尚静安叫了一声爹，忍不住用袖口抹泪。

尚夫人扭脸对静安说：“你先回婆家去，看这天，过不了多久就会下雪，你在这里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回头大雪封路，就出不去了。”见静安不动，尚夫人又对静安的随身丫头道：“去帮你们少奶奶收拾东西，今天就赶紧回省城去。”

静安叫了一声妈。尚夫人正色道：“去。”

静安不敢违抗，低头走了。

尚夫人叹口气道：“这一病，也不知道病到什么时候。”

静之站着不动，她刚毅惯了，也没有女儿家姿态。静若凑到跟前，坐在母亲身边，一脸焦灼，生老病死，她是第一次如此迫近了看，故而格外凄怆，她只觉得自己的心涨满了，却又如此干涸。

大夫进门，肩上背着药箱，尚夫人连忙起来让座。大夫点了点头，放下药箱，挨着床沿坐下，把尚大人左手腕放在脉枕上，伸出二指给号了号脉，又掀开尚大人的眼皮看了看瞳孔。

“大人这是痰热阻滞，风痰上扰又加饮酒，导致病发，而且不是第一次发病，恐怕……”大夫摇摇头，有些犯难。

尚夫人探着身子，急问：“不妨直说。”

大夫道：“先用几服汤药顶顶，以大人的病情，现在用针不甚妥当，只能先行稳住，一切等大人醒了再做打算。”

尚夫人深吸了一口气，起身说：“那就拜托朱大夫了。”

朱大夫收拾好东西，开了药方，匆匆走了。

尚夫人有种不祥的预感，立秋开始，她的右眼皮就一直跳。左眼跳财，右眼跳灾，跳急了她撕一小片宣纸，贴在右眼皮上压一压。

还是没压住。多少年相伴，尚氏一家一直是夫唱妇随，琴瑟和鸣，

尚夫人依赖丈夫，爱他如己，但变故从天而至，她不得不全盘考虑。

大夫一走，尚夫人便把孩子们都打发回屋，仆从们在门外立着。她一个人在床头，握着尚大人的手，泪眼婆娑，对着一病不起的丈夫道：“你若是还能听见，就应一声。”

尚大人纹丝不动，面容舒展，沉静如熟睡婴孩。

“我……你可以不管，但几个女儿，你不能不管。”

尚大人依旧静静的。

尚夫人撑不住，扑到丈夫枕边哭起来。可是，哭有什么用呢，房宅初立，她原本指望能和尚大人举案齐眉，可看老爷子这个劲头，病榻缠绵是一定的了。尚夫人有危机感，她心里有无数个如果，如果老爷一病不起怎么办？如果老爷去世，这个家又该怎么办？三个女儿等着出嫁，静若静素稍微小一些，还可以等两年，静之呢，已经到了婚配之年，当家人一倒下，定好的亲事谁也不能保证会不会出问题。何况静之的性格脾气……能顺顺利利出嫁，都要念阿弥陀佛。

凤城的江家是个大户人家，静安嫁过去，享福不敢说，可终究能保一辈子安稳，他们家看中了老三静若，想继续结亲，是媒人左提又说才把这位二小姐尚静之推出去。静安配给了弘武，静之配弘文，顺利的话，以后静若配给忠礼，亲上加亲。当然，也有最坏的情况——老爷若有不测，尚静之就需要守孝三年，出嫁遥遥无期！

夜长梦多。

尚夫人攥紧拳头，她必须当机立断。

中午吃完饭，尚夫人把尚静之留下。静之知道母亲有事，只是站在一边，不言不语，一身灰袄，高高的领子，刀削斧立，衬得她脸庞坚毅。

尚夫人拉住静之的手坐下，半柔半嗔道：“女儿家，不要总是风风火火的，穿着也不要这么素，有红似绿才好看。”

静之直问：“娘，为何突然这样？”

尚夫人知道绕圈子没用，二女儿的性子，刚烈如野马，她只能先说：“你爹爹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静之，我不当你是小孩了，什么话都愿意跟你说，你爹爹醒着的时候，有件心事一直没了。”

静之眼睛直直地：“什么心事？”

尚夫人双手抓住静之的手，努力微笑道：“嫁人吧。”

静之怔在那儿，一时答不上来，这个问题她一直知道，但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。在偷偷读了一些维新读物后，她就认定不嫁人。她把眼神从母亲脸上移开，又调转回来，叫了声妈。

尚夫人见缝便说：“你这个年纪，都算大的了，你看这三村八镇，哪还有这么大的姑娘。”

静之缓过神来，偏头，口气强硬：“我不嫁。”

尚夫人眉头皱起来：“你不嫁，谁能陪你一辈子？你爹爹现在这样，能不能好说不清，我也不可能跟着你，以后你怎么办？”

静之一字一句：“我自己的路我自己走。”

尚夫人苦笑道：“你能走到哪里去？外面倒是风起云涌，这边打那边闹，就算改朝换代，你一个女儿之身，能走到哪里去？”

静之急道：“娘，现在不一样了。”

尚夫人道：“自古以来都是龙在上，凤在下，不能颠倒。”

静之梗着脖子：“嫁也行，但我有条件？”

尚夫人疑惑：“什么条件？”

静之说：“我要过洋读书，很多人都去了。”

尚夫人站起来，狠劲地跺脚：“你爹爹现在这样，你的婚事也是为你爹爹冲喜，儿女骨肉父母授，你就当报你爹爹的恩吧。”静之探着脖子又要争辩，尚夫人愤然道：“这事不容再议！”静之虽然性子烈，但父母之命终究难违。

江家备得出奇地快。

尚老爷生病的事，对外，尚夫人早敷衍好了，只说尚大人高兴，喝

醉了酒，躺几天便罢。尚大人官声清白，文名在外，江家巴不得赶紧把尚家的二小姐娶进门，增光门楣。

明媒正娶，彩礼一样不少，一坛子金元宝压阵——是早都送来的，另外什么珐琅钟、喷水兽、西洋镜，还有各种香料、布匹——东洋西洋的新奇玩意儿，哩哩啦啦很有一些。最后那一柄翡翠如意，绿得晃眼，据说是宫里出来的，价值自不必说，关键他们认为沾着福气，属于从“天”而降。

尚夫人深知二女儿难伺候，陪嫁的东西也颇丰厚，提前问静之想要点什么。尚夫人原本想，书香门第，得从书上下功夫，没想到静之这回直接，她问：“娘说，那些个金元宝，是给我们家的，还是给我的私房？”

尚夫人道：“娘不要你的钱，但你爹现在这个情形，不能不以防万一，这些东西都是你的，只有金元宝，家里是三分拿走两分，再还你一分，算你的陪嫁，另外被褥、衣服、妆品、家具，都给你陪过去。还有丫头翠凤，也跟你走，以后只要你愿意，收了做通房大丫头，知根知底。”

静之凛然道：“什么通房不通房的，害人。”尚夫人轻拍了她一下，“嫁过去，总要带个自己人，不然谁帮你。”静之冷笑：“人自助，便无需人帮。”尚夫人用手指戳静之脑袋，咬牙切齿道：“昏头巴脑的死丫头，早就不该让你读书，嫁过去了，以后可不能再舞枪弄棒的。人家不会说你，只会怨我这个当娘的没教出好女儿！”

接亲的日子一天天近了，尚家上下忙得一团乱，尚大人似乎也真受着一寸寸逼近的喜气的熏染，喉管里能发出一些声响，白昼里坐在藤椅上，也能像个刚学话的孩子似的，噢噢啊啊几声。廊里铁架子上蹲着的八哥听了几天，也有样学样，见人冷不防地也怪腔怪调啊啊几声，气得尚夫人恨不得打它，又怕不吉利，索性开笼放生。可这八哥也知好歹，有吃有喝，它竟是个不愿意走的——连鸟都知深浅，明白舒服快活，何况人。

一院子人早都传开了，说新姑爷可是年轻有为，以后准是去省城做官的。相貌据说也颇为不凡，报喜的媒婆留下来个小影扣在翠凤手里，尚夫人叮嘱她，收着，不能让其他人看到，尤其不能让静之看——只有等到过了门入了洞房，揭开盖头，彼此才能相见。

尚夫人的话翠凤不能不听，但这不代表她不能和屋里屋外的小姊妹老阿姨分享——她知晓自己的命运，进而庆幸，她家小姐有那么个英武的丈夫，她作为陪房，没准哪天也能有好运，若再不小心生个小子，这辈子便有指靠了。每想到这儿，她便忍不住痴笑。

只有静之冷心冷面。

站在一大堆花样翻新的东西中间，她一点不觉得高兴，倒是两位妹妹，尤其是静若，对当新娘子满是憧憬。两个人又是用红巾子模拟拜堂，又是挨个看彩礼，闹腾一下午。晚上，静之还跟静若挤一张床，合盖一床被子。

静若用手抓住被头，盖一半脸：“咦，才说嘴就打了嘴。”静之背过身：“哼，走着瞧！”静若扭过脸：“不过你那一坛子金元宝，金灿灿的……”静若耸着肩，吐舌头。静之拉起被头朝妹妹脸上一盖，静若躲开，还是嚷嚷着要看。磨得没办法，只好披上衣服，两人蹑手蹑脚来到书房门口，门锁着，静若朝上努了努嘴，当门上头有个小窗，窗边横着有根木梁，若能攀上木梁，以静之和静若的身材，钻进去没问题。

“上？”静之和静若对看了一眼，跟着纵身一跃，脚踩在窗台上，两臂拉住木梁，身体一晃，整个人仿佛钻火圈似的钻进了屋内。静若急了，在外头喊：“姐，姐……”静之在屋内拉过两张桌子垫上，爬上去，支好窗户，静若站在外面窗台上，静之伸出手，把她硬拉了上来。

“就那个？”静若小步快走到一只百蝠穿花大瓷瓮前，蹲下，揭开瓷盖，里面的劳什子用大红锦缎包着，一个又一个沉得伏手，在窗户氤进来的天光的包围下，泛着柔和的光。“阿姐你发财了！”静若惊跳。静之忙捂住妹妹的嘴，手指竖起，在唇边比了一下，小声说：“想不想拿去